

嚶鳴合唱團的本土工作

嚶鳴合唱團近年做了大量和澳門本土合唱作品相關的工作。2005年與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合辦區師達神父作品專場；2006年舉辦林樂培聖樂作品演唱會，其中首演了他於1960年完成的《讚頌彌撒曲》*Missa Laudis*；2007年舉辦澳門本土合唱作品演唱會，在這次演唱會中，嚶鳴演唱了區師達、林樂培、司馬榮、馬炳靈、顏儼若、林家駿、鄧思恩、莫慶恩、林平良、黃卓威和本人共十一位作曲者的本土合唱作品；2008年，更錄製澳門首盤“二十世紀初至今的澳門本土合唱作品”專輯，並在相關的音樂會中啟聲發行。

作為一個澳門的民間社團，嚶鳴為甚麼會在本土合唱作品方面投放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呢？首先，在會章中有促進澳門音樂文化的宗旨；其次，我本人對區師達神父的尊敬和懷念以及知道他遺下不少的作品；另外，近年訪澳的外地合唱團不少，在他們的節目單中，都有他們本土的作品，這讓我想到難道澳門沒有本土合唱作品嗎？為甚麼沒有人唱？其時，林平良出版了三冊《嚶鳴集》，而且又讓我發現了澳門聖若瑟修院的兩卷歌集；也深覺有必要以彰顯澳門上層建築的文化而洗刷澳門唯有賭場的污名，讓人重新認識澳門。因此，我們決定製訂本土計劃，並付諸實行。在黎鴻昇主教、聖若瑟修院、澳門特區文化局的支持下，我們整整工作了三年，其間，戴定澄博士，和林樂培先生多次發表文章支持我們。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以嚶鳴本身仍有不足的合唱技術去錄製專輯，完全是出於以聲音的形式推廣優於以紙張的形式推廣的原因，故先將部分的本土作品以聲音的形式保存下來，以便於推介和讓有心人參考。發行這盤專輯，包括一場演唱會，除了光碟須交由香港印製和錄音、印刷的工作交由其他公司負責外，所有相關的工作包括資料搜集，撰寫內容，封面設計，中、英、葡文和拉丁文的翻譯，編輯及後期製作等，都是團員們緊密合作和無償完成的。

我們的本土工作，竟獲得一個意外的效果，就是已封筆的82歲高齡的林樂培先生受我們的激發而再度動筆，至今已完成最少四部作品，其中包括補寫*Missa Laudis*的《信經》、一首粵語的《信經》、一部弦樂四重奏和《臨終七言》，還將原為風琴伴奏的*Missa Laudis*、《天主經》、《聖母經》和《光榮經》寫了樂隊的伴奏譜。他對嚶鳴於2006年首演他於1960年完成的*Missa Laudis*非常感慨，他感嘆自己這部作品於完成後四十多年才作首演。他的這套作品真的是很澳門本土化，因為林先生嚐試仿照一般彌撒曲的結構為拉丁文的彌撒經文譜以粵曲的旋律，藉此探索中西音樂如何融合的課題。

聖若瑟修院的音樂家和聖樂

在嚶鳴合唱團的本土音樂會和專輯的節目單中，可發現一些特徵，就是聖若瑟修院的聖歌佔了大多數，這是因歷史和傳統的原因。葡萄牙人約於 1513 年間來到澳門，天主教的傳教士也乘便來澳門傳教，他們在澳門興建教堂和辦學，十六世紀中葉興建的聖保祿學院就是遠東的第一所高等學府。天主教一向重視音樂，禮儀幾乎都輔以唱經，早晚課亦常以集體頌唱的形式進行。因此音樂就成為聖保祿學院一門不可或缺的課程。而合唱就這樣在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即約於 16 世紀中葉後傳入了澳門。學院的音樂教師或懂音樂的神父常因應本地的禮儀的需要而寫作聖歌，學會作曲的修生也會有作品。但很不幸，聖保祿學院及聖堂曾經三次火災，相信大部份的文憲都已燒毀。自此，教育的責任就落在 1728 年興建的聖若瑟修院身上。據上任主教林家駿和一些老一輩的神父說，修院的音樂活動和教授，都由歷任主教向西方聘請音樂家前來主理，而有文字可據的是 1924 年由高若瑟主教聘請的意大利音樂家馬炳靈，他在修院工作雖僅僅五年，但留下的作品不少，而且品質高，嚶鳴的專輯中的《基督服從至死》就是他的作品；在馬炳靈教授的學生中，我個人認為顏儼若神父最出色，他的作品很嚴緊，具巴赫的風格。馬炳靈離澳後，有一段時間修院由顏神父主理。顏神父精通多國語言，尤通音律，澳門的第一套廣州話的彌撒曲就是他的作品。

另一位奧地利音樂家於 1939 年應高若瑟主教聘請來澳的就是司馬榮神父，據記載，他主持聖若瑟修院複音樂團並任管弦樂隊指揮，教授額我略聖樂，作為修院音樂導師；此外，他又指揮警察銀樂隊長達十二年，並為該樂隊作了不少銅管樂曲，他也曾寫作輕歌劇，我在慈幼學校念書的時候就看過學生演他的歌劇，也常見他在校內指揮學生銀樂隊。司馬榮在澳門工作了共二十七年，1966 返回奧地利。在澳門期間，他創作了大量的作品，他桃李滿門，區師達、林樂培、林家駿、莫慶恩、鄧思恩都是他的門生，他們都有不少的作品，當時，跟司馬榮學習還有其他學生如梁加恩神父、巢樹森，香港的現任主教湯漢和現在台灣的劉志明神父也曾隨司馬榮學習音樂。

司馬榮的學生中，以區師達和林樂培為表表。區師達神父 1931 年來澳進入聖若瑟大修院，曾受教於顏儼若，後隨司馬榮習樂，1951 年往里斯本葡國國立音樂學院深造，1958 年以優異成績考取高等作曲文憑後，回澳服務推動聖樂，1959 年成立複音合唱團，1962 年創辦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1993 年在澳門逝世。區神父大半生在澳門從事音樂工作，亦留下大量各種類型的音樂作品，他對五聲音階情有獨鍾，相關的作品不少，他又樂於助人，扶掖後進，我亦得到他很大的幫忙，我的音樂理念亦深受他的影響。

至於林樂培，他今天已是國際知名的音樂家，晚年專注於創作廣東方言的實用禮儀聖樂，他早年創作的《天主經》，已成為全世界廣東話教堂的熱門禱歌，他的中文聖歌，大 採用五聲音階，而且很交響化，是澳門別具一格的聖樂。

另外，我們的本土演唱會和專輯的節目單的另一特點是作者之間的脈絡關係，他們幾乎全都出自聖若瑟修院，只有我本人、林平良和黃卓威不是，但林平良與黃卓威都曾在這所修院生活過一段時間，而我則與修院完全無直接關係，但深受區師達神父的影響，而林平良與黃卓威則是我的學生，都跟我學過音樂。如此看來，這條人脈線是有一種傳承關係的，可以說是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傳承過來的，因為馬炳靈的聖樂有強烈的多聲部複調的音樂色彩，亦可以說，澳門聖若瑟修院的聖樂是正宗的。或許你會問，澳門就只有你們作曲嗎？那當然不是。我曾將本土計劃向非天主教徒的音樂人說過，並向他們要合唱作品，他們答應了，但結果都沒有拿出來。

聖若瑟修院因歷史和傳統的原因，收藏了大量的原創音樂，所出版的兩卷歌集共有 224 首歌，其中大部分為拉丁文和葡文的聖歌，亦有部分是民歌及世俗歌曲。這些作品風格各異，品質高尚，總體而言，是澳門歷史城區的內涵和澳門高品質的集體記憶。

修院的這些藏品都有一些特徵，歌詞都是拉丁文及葡文，作品幾乎全缺創作年份，亦無作品編號，因修院只有男生，所以大部分為男聲合唱的歌曲。我曾進入修院的音樂圖書館，看見很多手抄的音樂本，音樂本分為 tenor 1，tenor 2，bass 1 及 bass 2 四種，每本都有若干首歌。但註明 tenor 1 的本子只收錄歌曲的 tenor 1 的聲部，如此類推。因當時印刷不便，更無複印設備，所以一首四聲部的歌就由各修士按自己所屬聲部將它抄在自己的音樂本上，於是圖書館內就留下很多只有一聲部的音樂本，如果總譜遺失了，也可齊集四本的不同聲部把總譜重新整理出來。

除唱本土作品外，嚶鳴也會唱其他種類的歌曲，當然，文藝復興時期的聖樂是不能沒有的。嚶鳴多次在聖堂舉行聖樂演唱會，也應邀為當地和外地的教會團體唱大禮彌撒，最近也受邀往香港為陳日君樞機主持的彌撒獻唱。明年也會為澳門耶穌會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周年而舉行的彌撒獻唱。

社會對本土合唱作品的關注情況

澳門教堂很多，每所教堂 有唱詩班，但極少甚至不唱本土聖樂，其他民間的合唱團也未見有唱本土聖樂；在籌備本土計劃時，我們向專責支助文化活動的機構尋求資助，但卻無結果！只有澳門特區

文化局酌量資助我們。專輯發行後，教區、政府有關部門和社會各界幾乎沒有反應。究竟嚶鳴的本土工作是不是一廂情願或是自作多情？尚幸還有一位外地人戴教授和林樂培至今仍在精神上支持我們。不過，我深信，澳門豐富的本土合唱作品資源是代表澳門精緻文化中的一種實況，聖樂更因其歷史背景可說是澳門歷史城區的非物質文化的瑰寶，它的價值始終會獲得人們的認同，嚶鳴的工作亦不會白費，歷史必然會給予嚶鳴公正的評價。

(本文是作者應邀參加二零零九年八月一日及二日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中文聖樂發展論壇中的發言稿之一)